

白居易诗

词新释

袁湘生○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白居易诗

祠新释

袁湘生◎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居易诗词新释 / 袁湘生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7

ISBN 978-7-80257-629-2

I. ①白… II. ①袁… III. ①白居易 (772~846) —
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1584 号

白居易诗词新释

著者	袁湘生
责任编辑	阚云
责任校对	范继义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63567960 (编辑部) 63516959 (发行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mail	edpbook@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7-629-2
定 价	29.00 元

前 言

白居易（公元 772—846 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前后任过翰林学士、左拾遗、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职。晚年授太子少傅，故后世亦称白傅、少傅。（如杨万里绝句《读元白长庆二集》中有句：“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傅重微之。”又曹雪芹有遗句：“白傅有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终老于洛阳，卒后赠尚书右仆射，唐宣宗并有诗相悼：“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为官正直敢言，不畏权贵。诗集中《讽喻》诸篇，多切中时弊，令当权者切齿痛恨。曾当皇帝之面，直议时事，让皇帝很不高兴，私下里对人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其敢言如此。元和十年（公元 815 年），宰相武元衡遭人暗杀，满朝震恐，人人自危，唯白居易上书奏请缉拿凶手，以雪国耻，不料却因此授人把柄，称其不安本分，越职言事，更遭人落井下石，以别事诬陷，遂贬江州司马。白居易因此事而受到极大打击，思想渐转消沉，乐天知命，无复昔时意气。虽然如此，心中仍然不忘天下百姓。自江州司马以后，白居易还先后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各有善政，深得百姓爱戴。如其《别苏州》诗中有句：“青紫行将吏，班白列黎氓。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满城老少前来相



送，一时跪拜，十里相随，场面极其感人。会昌四年（公元844年），白居易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方便远近行人船只往来，并有《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记述其事，诗中有句：“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此时白居易已七十三岁高龄，一生已走到尽头，而依然不忘百姓。

白居易尤以诗文名世。据其《与元九书》所云：“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则从小就已表现出过人的天赋。白居易读书又极刻苦，日夜用功，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因操劳过度，又不善调养，以至气血亏虚，未老先衰，故集中多叹老感衰之作。有此天赋，又有此苦学功夫，少年时便写出千古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传说白居易十六岁时，携此诗前往长安拜见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拿他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颇有轻视之意。及至读罢白居易呈上的这首诗，不由不刮目相看：“道得个语，居亦易矣。”虽属传闻，未必可信，但从此诗看来，少年之笔，已是大家气象，日后光照千古，也就不足为怪了。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擢进士第，授校书郎，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当其初仕之时，意气风发，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痛论时弊，急切期望有所作为，代表作有《新丰折臂翁》《卖炭翁》《杜陵叟》《井底引银瓶》等，而“感伤诗”中的代表作《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此时诗人正当中年。晚年对仕途渐渐灰心、厌倦，主要以“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为主，“感伤诗”中的又一名篇《琵琶行》便是写于这一时期。白居易一代大家，不但作品数量甚大，而且不拘于一种风格，一种题材，从个人遭际，到社会百态，到自然山水，几乎无一事不可入诗。“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是白居易给自己诗词编集时分的类，其中前三类便是就内容而说的。就大体内容、风格而言，这四类诗作面目已自各不相同；就具体作品而言，虽说有《长恨》《琵琶》两篇已足以不朽，但这并不代表其余的作品便可有可无。白居易长于叙事，除《长恨歌》外，还有《井底引银瓶》《宿紫阁山北村》；善写音乐，除《琵琶行》外还有《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五弦》；善于写景，除《暮江吟》《钱塘湖春行》外还有《夜雪》《村夜》；善于写情，除了《同李十



一醉忆元九》《宿建昌江》《别苏州民》等写友情、乡情、爱护百姓之情的，还有《别东坡花树》《别萱桂》《刘因为〈鹤叹〉二篇寄予，予以二绝句答之》等写怜惜草木禽鸟之情的；善于借鉴民歌，除风情宛转的《杨柳枝》诸篇外，更有妙绝千古的小词《忆江南》《长相思》。总而言之，白居易诗歌题材既广，佳作亦多，风格也多种多样；今人每论及白诗，总要说其数量之大为唐人中第一，若只是数量大而已，反而不足称道了。

白居易诗词对后世影响深远。诗到中唐，风格大变，形成韩愈、白居易为首的两大流派。白诗尚平易，韩诗务奇警，白诗语言浅近，内容贴近日常生活，韩诗文字奇崛，字里行间多有不平之气。两人一常一奇，一顺一反，不但影响了当时当世的其他诗人，而且开启了宋诗一派。宋人以文为诗，诗中爱发议论。以散文句法入诗，韩、白二人诗中都较常见，只是文字风格不同而已，诗中发议论，却似是白诗多于韩诗，尤其是律绝近体。我们且看宋人之作。苏轼固是笔快如刀，议论纵横，如七律中的名篇《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论者多谓此诗有崔颢《黄鹤楼》神韵，其实骨子里已是宋诗。我们再看南宋陆游的名作《临安春雨初霁》，开头一句“世味年来薄似纱”，便是议论笔调，其他如“吾曹自欲期千载，世论何曾待百年”“三千界内人人错，七十年来念念非”，“百年更把几杯酒，一月元无三日晴”之类，一部《剑南诗稿》中俯拾即是。苏陆二人之作，从字句到神情，显然都更近于白诗。就对个人的影响而言，北宋的王禹偁、苏轼，南宋的杨万里、陆游，元代的王若虚，明清的吴伟业、袁枚，各领一代风骚，他们身上都能明显看出对白居易的继承。就一篇一句而论，白居易也是沾泽后人不少。如有《长恨歌》而后有清代戏剧《长升殿》，有《琵琶行》而后有元剧《青衫泪》，有《井底引银瓶》而后有元剧《墙头马上》，有“为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之句，而后有五代冯延巳名句“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有“故乡无此断肠声”而后有纳兰容若之句“故园无此声”，凡此种种，不可胜数。再就海外影响而言，日本民族至今仍奉白居易为其恩人，如河南洛阳白居易墓上有日本人的敬词：“伟大的诗人白居



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仅呈碑颂之。”能影响整整一个海外民族，而令其世代感恩不尽，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只怕也是不多见的。

白居易诗词历来颇受争议。晚唐的杜牧，在为其好友李勘所写的墓志铭中，借李勘之言抨击元稹、白居易的诗歌，称其“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我们看白居易的一首七绝《醉中归懿屋》：“金光门外昆明路，半醉腾腾信马回。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再看杜牧的一首《留赠》：“舞靴应任闲人看，笑脸还须待我开。不用镜前空有泪，蔷薇花谢即归来。”两首诗字面上颇有几分相似，连韵脚都是同一韵部，而“非庄士雅人”的，倒像是杜牧自己。据后人考证，一般认为杜牧对白居易的抨击或是出于私人恩怨，再加上杜牧自己的某些作品也不见得多么清高，没有说服力，因此影响不大。宋代的苏轼，一句“元轻白俗”，却几成千古定论。苏轼所言虽不无几分道理，后来好事之人，却将其曲解为对白居易的讥刺乃至否定。其实，这句话出自苏轼写的一篇《祭柳子玉文》，今录其前半：“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甚敏而文，声发自幼。从横武库，炳蔚文囿。独以诗鸣，天锡雄朱。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这个柳子玉，一般人只怕都不知道是谁，文学史上几乎籍籍无名，如何当得起“嘹然一吟，众作卑陋”之誉？很显然只不过是句不怎么高明的恭维话，这在祭文、墓志铭中原本常见。在苏轼自己，或许也认识到白居易诗歌中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但还不至于就到了讥刺、否定前贤的地步。其实，苏轼集中恰恰有不少诗句，都表示了对白居易的倾慕之意，“东坡”之号，便明明白白出自白诗；从作品风格来看，字字顺惬，而又平白如话，与白居易正是一路。一句无心之话，后人却拿来大做文章，曲加附会，已是可笑。今日又有一些学者，无法自圆其说，便说苏轼敬仰白居易只是就人格而言，与诗作无关云云。以苏轼之旷世胸襟，心中岂会有这些鸡肠小肚的计较？苏轼另有一首《竹坞》诗：“晚节先生道转孤，岁寒惟有竹相娱。粗才杜牧真堪笑，唤作军中十万夫。”如果又认真起来，杜牧岂非也成了“粗才”？苏轼以后，白诗仍然聚讼不断。有指其俚俗者，有斥其直露者，如南宋的严羽，明清时期的王士贞、王士禛等，也有不少力排世论，极尊白诗者，如元朝的王若虚，清朝的袁枚、赵翼等。近世学者当中，陈寅恪对白居易推崇备至，钱钟书则颇有微词，不过也



要先赞一句：“香山才情，映照今古。”今日某些评者，将白诗贬得几乎一文不直，又有一等人，略知平仄，仅能动笔，也俨然以大诗人自居，而目白居易为第二流，便不值一哂了。世论尽管纷纷，不朽的自是不朽，正如杜甫诗中所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二

下面简单说一下白居易诗词的两点艺术特色。这里，我们可以拿李、杜来比较。从某种程度上说，白居易既像李，又像杜。

白居易像李白，在于信手挥洒，不假雕饰。白诗本以文从字顺而见称，至其尤佳者，则一字一句，都像是信手拈来，无丝毫安排痕迹，仿佛天造地设。白居易好友刘禹锡便有诗赞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我们可以举小诗《问刘十九》为例：“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日常生活中极琐碎的一件小事，信手拈来，写得何其动人，而句句直说眼前之事，字字落到实处，又何尝有一字雕琢？又如《池上二绝》中的一首：“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又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却写得何其鲜活可爱。清人徐增评之曰：“此种诗，着不得一些拟议，犹之西子面上着不得一些脂粉。今人胸中不干净，那有此好诗作出来？”所谓“拟议”，便是构思、修饰；这首诗写眼前之事，字字真切，若一修饰，便隔了一层。诗中的“撑”字，用得极精神。因为是小娃，人小竿长，大不方便，故说“撑”，而不是“荡”，不是“划”。只一个字，而小娃情态尽出，然而这个字又是多么平常，平常得几乎引起不起我们的注意，在作者，分明就是随手一笔，真是不烦绳削而自合，无意求工而自工。

白居易像杜甫，在于笔写其心，一味真情。白居易有《寄微之三首》，写离别之意，始而悲痛，继而开悟，一悲一喜，极见真性情。《唐宋诗醇》评道：“诗文到真处，则千古流传，不可磨灭矣。”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诗文到真处，自可感人，所谓“艺术技巧”，纯是多余。白居易是一多情之人，笔下写到的，有亲情，有爱情，有同情，有自伤自喜之情，有愤世嫉俗之情，可谓七情六欲一一俱备。白居易所有诗词，不外乎一个“情”字；若要再加一个字，这个字便是“真”字。这里再举一首赠别诗《别元九后咏所



怀》为例，诗中有一句：“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斯人一去，整个世界仿佛都变得空荡荡了。这正是人人都有的情感体验，写得何其真实感人，正可谓“道得人意中事。”一般人写赠别诗，只给人写，白居易不但给人写，还给草木写。如《别董桂》：“使君竟不住，董桂徒栽种。桂有留人名，董无忘忧用。不如江畔月，步步来相送。”因为舍不下亲手所种的花草，反而因爱生恨，怪花草不肯来送别自己，又因为恼恨花草无情，反而觉得天上之月分外多情，步步相随于身后。“步步来相送”，是极“痴”之语，又是极妙文字。月无双足，岂能说“步步”？自己步步去远，回头看月，步步不离身后，所以觉得好像是“步步”相送。又如《别东坡花树两绝》中的第二首：“花林好住莫憔悴，春至但知依旧春。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一句句，就像是对面叮咛，情真至此，花如有知，也当为之堕泪。

白诗既像李诗，又像杜诗。正因为一味真情，字字从眼前来，字字从心中出，所以不必再加雕琢；又因为不加雕琢，所以愈觉得字字浑成，字字真切。我们再看一首不大为人所知的赠别诗《醉后却寄元九》：“蒲池村里匆匆别，澧水桥边兀兀回。行到城门残酒醒，万重离恨一时来。”为何是“匆匆别”？因为在醉后，神智不大清明，“兀兀回”三字，便是醉人情态。为何是“兀兀回”？开头便是“匆匆别”，触目惊心，若非“兀兀回”三字，下一句如何接得住？“残酒”二字，无乃有雕琢之痕？从蒲村骑马而回，酒意渐行渐消，故是“残酒”。“万重”“一时”，连用两个数目字，无乃雕琢太过？行到城门，终于酒醒，才惊觉故人已去，此时愁恨茫茫，如潮水般压上心头，何止千重万重而已？诗到此境界，情即是字，字即是情，两者已融而为一，密不可分；如此文字，已足以感人，要写此情，也只用如此文字便够，不必再费安排。

白诗既不学杜，也不学李，无依无傍，于李杜之外自成一家。世人见其内容琐碎，文字平易，便不肯细读，既不知好在何处，也不知不好在何处，便只能人云亦云地说“白俗”。

三

白居易诗词选集，今日有不少版本。本书与同类著作相比，有以下三点



不同：

一是分析得更加详细。一般选集，都以字词注释为主，对诗词内容的评论，大多寥寥数语；其中也有评论较为详细的，却又主要在整体思想内容上着墨，较少细致分析。本书则逐段、逐句乃至逐字分析。白居易诗词文字虽然浅近，其精微奥妙之处，却要细读才能见出。白居易以五、七言古见长，本书选录较多（按：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因篇幅较长，且所选篇数不多，本书也归入五、七言古名下）。古体诗篇幅本来较长，白居易更是善于铺陈，运足十分以至十二分笔力，点点面面写尽，笔势淋漓痛快，而层次却又丝毫不乱；至于律绝近体，承转更是分明。如五古中的《歌舞》，中有以下四句：“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前两句自是互文见义，但又不是随意敷衍，填凑字数，我们试将“贵”、“富”二字互换位置，便几乎不成文字了；四句一起看，则第三句“第宅”承第二句的“饥寒忧”，第四句“追游”承第一句的“风雪兴”，何尝有一句散乱！又如五言绝句《闺怨词三首》。三首小诗既各自独立成篇，又有内在承转关系，合起来只如一篇，若只选其一，便不能尽窥其妙。白居易大多数组诗都是如此，各个小篇什之间，都不是简单的并列，若只是并列而已，有其一即可，何必其二？除了一些较浅近的五七言绝句外，本书将白诗在结构上的勾连照应、虚实变化，试着一一发掘出来，以便于读者更全面地窥见白诗的佳处。这是就大体而言，就其小者而言，有时小至一字一词，乃至一个音节，也专门剔抉出来细作分析，以求能尽探其妙。如五古《郡中西园》，中有以下四句：“鱼依藻长乐，鸥见人暂起。有时舟随风，尽日莲照水。”为何说“暂起”，而不说“不起”？说“不起”便有贪意，便落于皮相，不是真爱自然者。为何不说“遽起”，而说“暂起”？说“暂起”，则暂时惊起，不久还会飞回，自然也毕竟还是谐和可喜之自然。看似寻寻常常的四句诗，其实已是得道之言。又如著名的七绝《暮江吟》，我们只知写景之美，却不知音节上的妙处。小诗的末句“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我们假设这首诗押的是平水韵中的“十一尤”韵，将韵脚“弓”换成“钩”，意思并没有多大改变，可是音节上的效果马上见出分别来了。这种音节上的好处，在《琵琶行》的音乐描写中尤其明显，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音节多么响亮，读来多么有力，与琵琶声从无声中突然爆发的气势正相类似。以前半句而



论，我们把“水”字随便换一个平声字，不去想这个字的意思，只读一读，便能见出区别来了。其实，这个“水”字，本该用平声，这里却用仄声，虽然出格了，却平添一种顿挫的效果。再看后半句，“铁骑突出”，连用四个仄声字，这四个字中还有三个字是入声，读来何其吃力，又何其有力；“刀枪鸣”，又连用三个平声字，“刀枪”二字更是音节响亮。仄声紧，平声缓，一收一放，何其悠扬！以上只是略举数端而已，白诗佳处正不在少，若只是粗粗读去，便容易失之。

二是选诗的范围更广。“讽喻诗”在白居易诗集中虽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本书选录的数量却较其他选集略少，所选的作品也有所不同。选录的标准是，感情细腻真挚，文字又不着痕迹。有些作品，词意似稍伤于冗，如《上阳白发人》《牡丹芳》等，铺陈过多，反而显得隔了一层，因此虽是名篇，却没有入选。也有一些为别的选本所忽略的，如《贺雨》《羸骏》《虾蟆》等，却选录了。“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除《长恨歌》《琵琶行》《钱塘湖春行》诸名篇之外，也有一些今日某些专家所谓思想性或艺术性不高的作品入选了。这些诗作，写的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与点滴感受，如种草栽花、感衰叹老之类，内容虽然琐碎，“艺术手段”似乎也甚寻常，细读却能读出深味。这些琐碎之什，本书没有随例将其一概忽略。当然，各人评价标准不同，本书实则也不过一家之言。本书共选白居易诗词220首，在读者看来，固然是未必首首都好，在作者自己，因各种原因遗珠甚多，深以为愧。

三是极少照搬前人评语。白居易诗词，历来有诸家评注，但本书并不随便拉来装点门面。一首诗，若是自己也会意不来，纵是名篇，也宁可舍而不录，而不故作解人。本书虽有借鉴前人之处，却不轻易附和。如白居易七言绝句《春词》：“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斜倚栏杆背鹦鹉，思量何事不回头？”今日论者多认为不及刘禹锡的和作：“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本书却认为白诗更胜。白诗前两句不但已正面写出闺妇情态，且更明明白白点出“愁”字，意思分明已经写尽，再无下笔余地，后两句却由“斜”转到“背”，轻轻带出末句一问，立时便有峰回路转、起死回生之妙。从内容上看，刘诗末句细节虽然生动，细读毕竟意思易尽，白诗却用虚笔，闲闲一问，便有不尽之意。总而



言之，刘诗全凭末句取胜，末句虽奇，凭一时灵感犹非难事，白诗全用平铺直叙，由远而近，由正而反，无一字虚下，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波澜暗涌，非有绝大才力者莫办。又如《大林寺桃花》一诗，后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今日论者多认为好在“转入”这个动词上，把春天当人来写，写活了；本书不敢苟同，“春归”在古典诗词中是极常见的一个词汇，并无拟人之意，“转入”二字也不过接“归”字而来，并无深意，硬要单独抽出来看，说生动实在也算不得生动。那这句诗又好在何处？好在“此中”二字。四月天时，春意已尽，诗人陡然见到大林寺桃花盛开，惊喜之下，脱口而出：原来春天还在这里，还没去远！其实，到了四月，春天早已过去，山上桃花晚开，不过是因为气候、地貌上的原因所致，诗人惜春心切，便生“痴”念，一时间却哪能想到这么多？我们看前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有哪一句、哪一字不是脱口而出？这首诗好就好在全是脱口而出，一字不隔地写出瞬间的惊喜之意。

编撰本书，旨在为广大读者理解、欣赏白居易诗词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对前贤的心血并不敢妄相菲薄。本书在成书过程中，参阅的前贤著作主要有岳喻衡点校的《白居易集》，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顾学颉、周汝昌的《白居易诗选》，孙明君的《白居易诗》，蹇长春的《白居易评传》等等，从中受益颇多。本书出版，还得到亲朋好友的支持，北京人文在线编辑范继义先生的热心帮助，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仲伟合校长和研究生处植仲培老师的关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作者自愧学浅才疏，书中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袁湘生

2014年3月定稿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①

^① 本书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在读研究生。



目 录

五言绝句

宿樟亭驿	1
红藤杖	1
商山路有感	2
见李苏州示男阿武诗，自感成咏	2
问刘十九	3
醉中对红叶	4
闺怨词三首	4
勤政楼西老柳	6
池上二首	7

七言绝句

曲江忆元九	8
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	8
戏题新栽蔷薇	9
过天门街	9
邯郸冬至夜思家	10



感故张仆射诸妓	11
临江送夏瞻	11
重寻杏园	12
曲江独行	12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13
浦中夜泊	14
惜牡丹花二首（选一）	15
醉后却寄元九	15
上香炉峰	16
箬峴东池	16
戏问山石榴	17
别种东坡花树两绝	17
期不至	18
移牡丹栽	19
村夜	20
王昭君二首	20
燕子楼三首（并序）	21
蓝桥驿见元九诗	24
建昌江	24
舟中读元九诗	25
大林寺桃花	26
梦微之	27
赠江客	28
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选一）	28
竹枝词四首（选二）	29
后宫词	30
暮江吟	31
寒闺怨	33
采莲曲	34
内乡村路作	34



戏题木兰花	35
代卖薪女赠诸妓	36
和郭使君题枸杞	36
有双鹤留在洛中，忽见刘郎中，依然鸣顾，刘因为《鹤叹》二篇寄予， 予以二绝句答之	37
春词	38
魏王堤	39
杨柳枝词八首（选三）	40
问鹤	41
山中五绝句（选二）	42
池鹤八绝句	43
杨柳枝	46
离虫十二章（选一）	47
惜花	48
白云泉	49

五言律诗

感秋寄远	50
赋得古原草送别	51
连雨	52
新居早春	53
晚春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	54
湖亭望水	54
携诸山客同上香炉峰，遇雨而还。沾濡狼籍，互相笑谑，题此解嘲	55
彭蠡湖晚归	56
夜送孟司功	57
玉真张观主下小女冠阿容	57
履道春居	58
宴散	59



秋思	60
酬梦得穷秋夜坐即事见寄	61

七言律诗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	
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63
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	64
江楼月	65
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	66
放言五首（选一）	67
初到江州	68
寒食江畔	69
题元十八溪居	70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71
南湖早春	72
题岳阳楼	73
入峡次巴东	74
夜归	75
钱塘湖春行	75
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	76
杭州春望	78
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	79
江楼夕望招客	80
春题湖上	81
正月三日闲行	81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82
哭刘尚书梦得二首（选一）	83
寄韬光禅师	84

五言古诗

贺雨	85
读张籍古乐府	88
哭孔戡	89
观刈麦	90
歌舞	92
羸骏	93
李都尉古剑	94
云居寺孤桐	95
月夜登阁避暑	96
初授拾遗	97
杂兴三首（选二）	99
宿紫阁山北村	101
感鹤	103
赠内	104
慈乌夜啼	105
燕诗示刘叟	106
采地黄者	107
秋池二首	108
丘中有一士 命首句为题二首（选一）	109
杏园中枣树	110
虾蟆和张十六	111
寄隐者	112
浔阳三题（并序）	113
续古诗十首（选一）	115
议婚	116
重赋	118
伤宅	119